

新新人类
另类小说
丛书

董懿娜

未落定的尘埃

Weiluodingdechennai

華齡出版社

序

是呀！生活是如此丰富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老一辈人想也不敢想的啦，看电视太没劲，可以看碟呀！感觉气候太正常了，可以看一些灾难片；感觉生活太平淡了，可以看些鬼片或恐怖片；感觉性生活太乏味了，可以看一些“1,2,3”级片嘛！觉得自己做饭不好吃的，可以上饭店；觉得在家无聊，可以旅游。国内咱不走，就去“新马泰”；要是觉得闲得慌，就去健身房或去迪厅，在那强烈的音乐声中，散尽身体中多余的精力；要是还觉得无聊，就联入英特网吧，天南地北，一通神聊。说不定还能找到些漂亮的MM，互相碰撞出闪耀的网络爱情火花呢……

钟鲲(北京作家,主要作品:《言情故事》)

我们新，是新在观念上，是新在生活方式上，我们有比前人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我们大胆，是在爱情方式上的大胆和做事风格突破传统限制的大胆，女性可以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性，也可以放弃一段已经没有感情的婚姻，在事业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们前卫，是因为我们敢于战胜别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比如蹦极，比如赛车，比如把头发染来染去穿十公分厚的大头鞋。我们优秀，是因为我们身心健康，人格完整，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知道怎样去达到，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向这个目标冲刺。我们也有这一代年轻人共有的通病：浅薄、浮躁、急功近利和冷漠，但我们仍在努力地做着自己。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我们自食其力，挣着我们多或不多的薪水，过着我们好或不好的生活，但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七十年代以后”的人是健康的、明朗的，他们活跃、勇敢、有爱心、富

于理想,开明而知大义,但也很现实,不会做无谓的牺牲,相信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

棉 棉(上海作家,主要作品:《好孩子都有糖吃》、《糖》):

我喜欢用“糖”来作为作品的名字,它的意义和礼物是一样的,生活再不幸,也要把它当成一块糖;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我们才要因为爱而活下去,把痛苦和垃圾转化成糖吃下去。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年轻,来自于爱。其实痛苦是每一代人都经历到的,只是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人更复杂一点、杂质多一点、自私一点。我们有太多蒙昧和野性,如果说我们对生活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支离破碎,长不大,我小说中的人物也像是永远也长不大一样。原因是大量的信息涌进我们的生活中来,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大海,但没有人为我们解说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不反抗,我们和前辈人不一样,他们生命中有很强的抗争意识,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始终活在追问之中,诱惑很多,选择很多。现在对我们谈负责任太早了,而要谈“爱”。我们并不是全无责任感,我们也想负责任,但是负什么责任?怎么负?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负责任,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人们越来越自私了,空谈责任是没有用的。我在小说中提到性,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爱”的问题。毋庸置疑,找不到爱是肯定的,因为它太稀缺了。这个问题是任何时代共同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被张扬出来了。

石 康:(北京作家,主要作品《晃晃悠悠》、《支离破碎》):

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失败完全是对个人而言,也只能对个人而言,跟读者没什么关系。我的书卖得好,完全是读者的误会,至少相当一部分是误会。比方《晃晃悠悠》中有一段,写暑假中“我”看了一堆言情小说,从杜拉斯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我本意是反讽的,蔑视的。结果读者来信说,他(她)也喜欢那些作家,跟我特有共鸣。再比方结尾,我仿情书滥情了一大段,那意思也是调侃的,结果读者来信说他(她)特感动,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小说里的事儿都是大同小异的,关键在你是不是发现了不同于别人、前人的意

义。我对小说的看法可能是比较保守。我觉得好小说就得有新的想法。这就是一种趣味,我的趣味就这样。像什么巴尔扎克、雨果,像什么塞林格、莫里亚克,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像博尔赫斯,不就是写得短小而神秘,能写得短小而神秘的人多了去了。

陈村(作家)

可以说,70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他们所描摹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非常真实,而是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他们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但是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城市到了他们的笔下,整体地纳入了他们的视野。以往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讲带着相当浓厚的乡土气息,即使描写的是城市生活,但是仍然带着无法磨灭的农村的思维。在我们的传统爱情价值观中,没有爱就没有性,如果说有爱,那么性也就成为惟一的性。但是他们所谓的希望有爱又有性,统统变成了一种托词。从心理学上的角度讲,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不知道一脚踩出去是什么,才留恋以前的东西。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的青春被无限地延长了,赖着不肯负责任,大家都在回避、逃避责任,最好就处在一种不必负责任的状态中。但是负责任的一天会到来的。70年代作家在作品中对价值观和道德感冷漠也好,欣赏也好,他们的确没有树立起无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社会不会容许你永远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你可以不负责任,但是生活会教训你的。

郇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70年代的这批作家其实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不能够一概而论。很多人都认为一些人的作品就代表了社会的一种倾向,把作品当作展现社会的窗口。在相同的背景下面,他们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或者有一些共鸣,但个体的创作都是非常各异的。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1976年之后,中国的文学界出现过四种作家类型,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右派”作家,王安忆、韩少功等知青作家,余华、苏童等先

锋作家,在90年代早期出现了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邱华栋、朱文等晚生代作家。在1996年之后,70年代的这一批人出现了,他们的特点是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感受之外,整个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变化。他们不像前面的四种作家一样,一定要抓住一些东西,一定要和一些东西对抗,精神的也好,物质的也好。他们缺少“文革”或者思想解放的背景,他们的作品只是表现自己的自在状态:流浪艺人、酒吧生活和性爱,没有底蕴,没有根基,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社会上流淌、漂泊。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前人不同了,他们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渴望之外,更渴望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们的小说,比如棉棉的《啦啦啦》,带有强烈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歌唱的色彩,不与任何的东西对抗,好的坏的,他们全不理睬。他们还关注到了欲望的描写,集中在性上。但是以往的作家对性的描写带有思考的性,比如王蒙写性与政治,贾平凹写性与文化,而这一代人对性的看法就更加放松,没有精神负担,而只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这其实是社会开放和宽松的标志,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来讨论性了。他们的作品大量地涉及酒吧、舞厅和宾馆等,但并不代表他们自己就沉沦在里头,相反地,他们自己的生活反而非常艰辛,所以这些场面仅仅是描写而已。而这种表现,有他们自己的美学合法性,这是现代都市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现实。

目 录

1 / 未落定的尘埃 /董懿娜

- 1 /自序 3 /尘烟往事 往昔岁月 15 /我的家 20 /经典影片 22 /朴素的情谊 24 /世上最可爱的女孩 28 /乡村记忆 32 /剧社二年间 35 /烘蓓鲜 40 /事如细屑 41 /在路上 46 /画家的故事 48 /宛如风筝 50 /首饰 52 /和一位成功男士的晚餐 55 /柔情手记 73 /与夜相依 86 /写给 Silen 91 /给 Z 小姐的信 97 /永不寂寞的文字 99 /由乔治·桑想到的 103 /俄钟爱的女人们 108 /为诗歌狂热的日子 115 /三毛和她的书 119 /点滴成河 121 /渴望生病的女孩 123 /小方先生 126 /犯在孩子面前的错误 128 /携手相依 129 /皈依与谁邻 132 /美女一种 133 /你的路是万水千山 135 /对手已不存在…… 136 /为爱所困 138 /独居时代 139 /重逢 141 /启幕美人 143 /午茶和散步 144 /宠爱自己 146 /游戏一种

151/ 米琪 /董懿娜

170/ 斯人已去 /董懿娜

223/ 情往何处 /董懿娜

258/ 残片 /董懿娜

276/ 玻璃心的日子 /董懿娜

董懿娜

未落定的尘埃

自序

在这本书里写下的，都是我在学校里的生活和工作将近一年多来的感受。我在写它们的时候便觉得，一切已流逝的东西都在我的生命沉淀下来，随着时光荏苒，它们会藏得越来越深，变得淡而缥缈，却是永不会褪去的。

我好像是在面对着我的十六七岁的光景而自言自语，所以在心底里是一点陌生感都没有的。像是写给那些朝气蓬勃的你们，又像是写给我自己。也许我在长辈们的眼里依然还是年青的，可是我总觉得那些纯粹的、无忧的青春岁月于我而言是逝去了，永不会再回头，每每念到此，心中总是承载着很多怀恋。

从来我就相信，世间唯一相通的是人的情感。纵然会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然而情感的纷纷扰扰却是可以跨越千山万水的。所以，我想我所经历的一切也许会在你的心底有那么一些共鸣之处，因为我和很多普通的女孩一样，有着简单的经历却有

一颗敏感且自认不凡的心。

写作，在我而言，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心情的记录，我以为这种含蓄、自我的方式比较适合我的业余生活。当很多事与心情被不经意地记下，隔了好久无意间翻到时，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我总是在一些特别安静的日子，会在心底里腾升出一种感激，感谢生活让我与文字缔结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它可以让人产生一种调节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能力，可以不被孤单烟没，反而会生出对个人空间的向往。人是需要空间的，心灵的空间会给人提供很多纯美。

我是这样地一路走来，虽然也是简单的步伐却也不失丰厚的回忆。一路上的点点滴滴就汇成了所有往事中的欢欣与悲愁，也许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因为人赋予了它很多想象，它便真的会变成想象世界的一部分，在我，真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常常是界线模糊的。我这个人，常常是会被各种往事缠绕，其实往事也未必见得是那样地绚烂多彩，只是因为已经逝去，已经成了记忆中的一部分，它便是变得越来越有味道，连那些最原初、最细微、最不屑的快乐都会拿出来细细地品。对逝去的情感和古旧的东西天生都会眷恋不已，也许天生是那种抗拒进步的人，拖拖拉拉地，独个儿徘徊在这样如水般纯净的岁月里，不肯轻易离去。有时候，就感到自己像一颗尘埃一般，落不到地，又腾升不到高空，在晨曦未明的阳光里舞蹈，美丽而忧伤地永不停息。

这就是我的少女时代的一个真实的侧影。

尘烟往事

岁月就像一条河，你我只是这条河里的水，两岸的风景在变，水还是水，是不会变的。这是我在今年的新年里写给我的一位远方的朋友信里的话。

直到去年夏末我从学校毕业，进了出版社，进了杂志社工作，从一些纷乱无序的生活状态里慢慢挣脱出来，又可以像学校里那样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安排我的生活时，我才感到那种心底里一直不曾褪去的对平静和舒展的渴求重又从生活的各个角落涌上来，复回到我的心头了。在无数个静谧的午后，我坐在出版社这幢欧式建筑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静静地望着窗外，往昔岁月中的点点滴滴就像是细碎的阳光，斑驳而至，所有你以为淡忘的，其实都纳在一个尘封已久的盒子里。它在等待，等待着有一天你不小心打翻了盒子，那些你以为已经消失的都清清楚楚地在里面，不曾有何改变的，消失的仅仅是时间而矣。我在对往昔零星却清晰的回忆中感受着生命的可贵，亦觉得唯有时光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巨人，很多你原本以为重要或原本你并不在意的东西，由于它的力量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也在这样的转变中逐渐成熟、美丽而坚强。所有的伤感和欢欣是生命的赐予，也是必要的代价。

我想我的生活就和无数个女孩一样简单而从容，所历经的东西也是比较相似的，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工作。生活的轨迹注定了它的简单。都市的生活更是隔离了人与自然，与它种生活的接触。有的时候我真感到庆幸：因为我迷恋上了文字，在这些

方方整整的字块组合间找到了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寻觅到的幸福和快乐，文字的海洋浩淼无尽，这便是除了日常生活之外最好的栖息之地。如果说我的生活有一些和同龄人不同或是有一些自我的乐趣，那就在此。在那些安静的日子里，我与文字为伴，在遐想的空间任意地四方走走，它让我感到寂寞并不可怕，单独是一朵开在心底的花，在内心的世界里它可以永远娇艳。每每念到此，我会为我的选择而感到庆幸。日常的生活是琐碎和繁杂的，现实的世界也充满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文字为人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无论是故意的躲避还是有意寻觅，在这里所能获得的自由和安宁才是无与伦比的。

1

我一直在想，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与家庭环境之间的关系到底密切到什么程度。之所以被这个问题经常提醒和困扰是因为我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妹妹。我们几乎是朝夕相处了二十年。我们在几乎相同的环境下生长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但我们却差异甚大，个性、爱好以及对生活的理解都不太相同或是大不相同，当然这并不妨碍彼此真挚、浓厚的情谊。这种差异让我起先认识到人的天生的禀性中可能有一些因素会决定他（她）的命运，然而更多的是个人本身的爱好、兴趣、有意地向地选择什么或躲避什么，在童年或是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一个极偶然的向往常常是像一颗小种子埋在人的身体的一个角落里，在岁月的不经意中它会生根发芽，长得茂盛，继而有可能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我的童年是寂寞的。以至于现在我成为一个大人，每当看到那些郁郁寡欢，个性内向的孩子时，心中会涌动起特殊的情感。孩子的世界太过澄明，也不会有太多的手段或方法来排遣这样的

寂寞；久了就沉在心底，越沉越深，本来是一潭微小的水后来就会变成一片湖。大人们往往根本不理睬你的孤单，或者是他们即便体会到了也未必能帮上你什么忙。我知道寂寞对于一个孩子或是一个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人而言是怎样一种滋味，因为我也曾经那样地一路走来。

人是需要朋友的，尤其是对于孩子而言，而要找到一个好朋友并不是很容易的。对我而言我曾经是那样的失败。同龄人喜欢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让我心生向往的，如果说有“问题儿童”那样的一群的话，我想我该是算一个。（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名词。）可是我那时很乖巧、从来不吵闹，所以不会给父母带来太多的烦恼，只会给他们带来担忧。如何让这个孩子高兴也许是他们曾经深受困扰的问题。那时，我的父母亲都得为工作而奔忙，他们都是不甘于生活现状的，年青时因为历史的原因所失却的时光和青春的美好成为中年以后重在心头燃起的火焰。他们需要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回本该属于他们的。那个时候我沉静的个性中多的是倔强，对关心、对爱的渴求是极为强烈的。总觉得父母欠了我很多的爱，于是就强装不在乎，强装个性坚强，或是将自己已经逐渐成熟的个性包裹起来，让父母觉得我还只是个孩子，还处于可以被疏忽情感的年龄。

我的妹妹天性开朗，且又长得俏丽出众，小时候是人见人爱的小精灵。人对孩子的判断在小时候总是存有很多误会的，总以为伶牙俐齿，善于在人前表演的孩子是聪明的，而那些个性内向，不善言表的孩子通常是没有人去夸赞的。孩子对长者的迷信总是很甚的，因为自己缺乏足够的判断力，总以为大人的话是正确的。那时候有的骄傲有一大半是因为这个小精灵，感到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是在这个世上除了父母之外唯一与我血脉相连的人，心中便有难以言传的温暖。我和妹妹一起长大的过程中所体

味到的情感的回报也许和别的姐妹有所不同。由于彼此的个性和爱好都存有太多的差异，所以共同的话题并不很多。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反复想过有关于亲情的问题，血缘真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可以产生无穷尽的力量，也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产生出巨大的韧性，可以比较经得起疏忽、隔膜、冷漠甚至怨恨的磨折。而真正要有一种最温暖的亲情是必须在先天赐予亲情的这些条件再辅之以更多的关心、体恤、理解和爱的。很遗憾的是在我和妹妹之间虽然也存有着真挚的情意却也是比较缺乏后天的“辅助培育”。我们太过独立些，甚至有些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彼此的心事、秘密是不太有互通的机会的。我想她的童年是要较我的开朗一些，她比较善于与人融为一体，而我则落寞一些。其实我相信我的内心已经很丰富了，只是这一切就像是躲在深远处的一棵树，树上开满了花，却也就是无人知晓地谢去再开而矣。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和书成为朋友的。我开始发现这样的朋友是很好，只要我愿意随手打开一本，就有一些故事一些鲜明的人跳跃在身旁。那些方块字真是奇妙无比，无数的组合就能带来无数的情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让人忘却时间的存在，常常是只读了几个小故事，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溜走了。当已经不再有时间留给寂寞时，书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想起念小学时的我趴在沙发里读书的样子。那时看的书很杂乱，反正家里有的就随手拿来看，有连环画，有科普类的儿童科技丛书，也有像《简爱》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看不懂的就跳过去，了解一个大致的意思。不管读什么都是饶有兴趣，好像从来没有对那些枯燥的方块字倦怠过。也许这就是天性中的喜爱吧。如果说真的有“天赋”这样东西存在的话，那对我而言就是赋予了我与文字的亲密关系。

2

待我上中学以后，家里的情况起了些变化。父母的生活变得更为忙碌了。他们纷纷离开原来的单位到了南方。两个人几乎是轮着公差，家里的生活节奏一下子被加快了。其实在我的内心对父母的依赖性还是很强，希望父母伴在身边的愿望是很甚的。然而我的母亲是那种对事业充满了斗志的女性，家庭的牵绊并不能妨碍她的追求，在她那个年龄阶段的女性中，我一直以为她是很有个性的。然而对于我而言，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期望能经常有机会与父母亲交流，但我的父母太忙了，时间对于他们而言就像是压得平薄而又憔悴的一张书签，没有再可分享的余地了。

也许是因为常常是独自一人看书学习，独自与书相对，所以心变得敏感。非常善于就一些身边最琐碎的事展开想象，而且个性的发展得到非常充分的舒展，没有人对我太多限制，对我说这不可以或那不妥当之类的话。当时，这些也许都是不太有利的因素，现在回首来看倒是要心存感激的。对于一个想将写作延续下去的人而言这种内心的敏感和独自面对的能力最好是天生的，或是早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心里一般，随着时光的推移，它会顺理成章地长成一棵树。

到我念高中以后，包括以后的大学生活我都是在校住读的。我以为这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也可以说是将近七八年的住宿生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从念中学至大学之间的这一段年龄是至关重要的。大约也就是十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父母所肩负的责任往往是巨大的。最好是父母能全身心地投入，外在的环境好一些，帮助孩子共同渡过这一段最需要人来关心的岁月。

然而事实的状况总是不能如人所愿。我的父母在投入到一种忙碌的工作中以后就像是无法停止的陀螺，我不能那样自私，要求他们放弃一切，而太忙碌甚或喧嚣的生活对孩子并无太多的好处。

我念的高中是市郊的一家住读制的重点高中。那个学校非常封闭，学校实施的是几近苛严的教育方式。从生活到学习都是较一般的学生来得艰苦。每天六点就得起床早锻炼，然后从早自习到晚自习几乎有十二个小时都必须面对课本，只有中午有些闲暇。晚上十点整时熄灯。我除了晚上熄灯后戴上 Walkman 听会儿音乐之外，几乎没有旁的自我的时间。在这个远离都市，几近乡村的地方所度过的朝夕现在想来是难以忘却的。它让我亲身经历了一些生活的枯燥、简单和艰苦，并且能够用心来体味知识可以给人带来的慰藉。

那几年是我家里家境最好的几年，父母的事业如日中天，也有很多人围着他们转，无非是奉承之言。安静的环境一旦被打破，就像是碎得片瓦不留的玻璃片，难求重新圆合的那一天了，而且强大的惯性带动着张扬的心绪，好像是一点也没有想要回头的意思。妹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她在比较年幼的时候就过早体味到成功带来的欢乐和享受，却无法知晓人为了成功所必须付出的种种努力和艰辛。那时候在我的心中多有些不平，在学校生活通常一、二周回家一次，一则是无法体验到在家的安逸和舒适以及全家人朝夕相处的乐趣，二则是学校的生活呆板、枯燥到让人想逃。那种很冷的冬天也必须在没有暖气而且一天只能用一瓶热水的状况下度过的日子至今历历在目。还有就是对妹妹的妒忌，总觉得生活不公平，凭什么我就非得要过那样艰苦的生活，为什么可以纵容妹妹的娇气却要把我送到这样的鬼学校去。所有的好处都是后来体味到的，那时充溢心中多的是委屈和责怨。我在那所学校里还要面对一个严峻的情况就是那是一个重理

轻文的学校，而我的理科是不好的，好像是天性中少了这样的一种缘份，于是就得强迫自己调转所有的精力去应付各种数字和符号，而且这样的学校收拢的学生普遍都是水平齐整并且是在理科上尤为擅长的人，在我那时的记忆里，学习是让人心烦的，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的。所有的时光都在作业、复习和考试中被淘洗到了最近本色的地步，连课余本可以阅读些其它读物的时间也被挤出来供给给了学习。那时我对所有的教育模式倒也提过极大的“反抗”，记得是写给班主任的周记，洋洋数千字，许是由于心中的怨气发泄而至。只是人微言轻，老师看了也没有太多的重视。我们现存的教育方式——至少在中学阶段对人的要求是全面发展，宁可四脚平稳，也不愿有一个跛脚。而那些在某一方面有些专长，或者说是存在极大潜能的孩子由于不能做到这一点而缺乏了进一步得以学习和深造的空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钱钟书先生当年的那种因才华横溢而得到的破格入学的幸运是现在的人所不敢奢望的，更何况很多的人在念中学时还没有天份张扬到可以让人众人瞠目的地步。往往也只是一小颗种子埋在体内，需要阳光、土壤、雨水，然后兴许会成为某一方面有专攻的人材，但所有的一切可能都必须依赖于这些外在的环境，如果没有，这颗宝贵的种子就会僵死，到最后就真的成了一无所长的平常之辈了。在这一方面，我应该算是幸运的，所谓殊途同归，绕了一个圈子后来不仅照样念大学，而且念的都是名校，拿了学位，而且最重要的是固执地坚持了个人的兴趣，并且将它长久地保留了下来。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高中阶段最为特别的一件事是我的父母愿意让我出国留学。当时我的表姐已经从建筑学院毕业，她学的是民用建筑设计，那几年这个专业是不太景气的，她被分在一家设计所里工作，也没有多少发挥之地。才从大学校园里走出的她很有些不服气，所以

有了出国留学的念头。我当时是想出去念大学的，而且父母也深为赞同，后来几乎所有的事都办成功了，护照也下来了，只是表姐被签出来了，而我遭了拒签，理由是年龄太小了，还不满十八岁。我倒是没有太多的沮丧，只是父母不太高兴，觉得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很为可惜。

除了这样的折腾外我的生活还是比较安静的。那种离家独立生活的好处都是后来慢慢地体现出来。因为独立于父母之外，所以可以培养独立判断、分析的能力，至少可以少受很多的束缚，这样的能力对于后来的成长是颇有些好处。个性的养成也是比较独特，他人的影响比较小。相反，妹妹一直生活在家中，尽管父母亲也培养她独立生活的能力，可在思想上她是完全地依赖，更确切地说，是父母没有给她自我拓展的空间，因为朝夕相处，父母的想法就像是庞大的羽翼遮蔽着她，生活中很多已不像校园里那般纯粹的东西影响着她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她的心灵空间里挤迫。我原先觉得我很可怜，必须待在那个鬼学校里接受“生活的磨炼”，其实她才是真可怜，毕竟，我的心是自由而舒展，她却少了那份内在的舒畅。

在那个年龄，并不完全独立于父母之外，却又是游离于父母生活之外的状况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中国，要真正地独立于父母完全依赖于自身还是有着很多的不可能。住读，算是一种择其中的方式。可以保留很多自己的秘密，将心事记在日记本里锁在宿舍的抽屉里，不必担心会被父母发现。可以造成与父母之间恰当的距离，使得亲情愈为浓烈不必为生活中琐碎的事而作无谓的消耗；可以有一个除了家之外的空间，当你需要独处的时候没有旁人的干扰，更加明白孤单有时也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美丽。可以的地方还很多，最重要的可以是在于它提供了的这种环境在一个人最容易受环境影响而成形的时候，使人依然能保持各种可能性而